





# 目前報導些什麼？

致各地記者和通訊員的一封信

自從五月中旬以來，各地通訊員和記者，對於本報的報導，給予了極大的支持，這對於本報的報導工作，是極大的鼓勵。我們對於你們的報導，是極大的重視。我們希望你們能繼續努力，為本報的報導工作，貢獻更大的力量。

我們對於你們的報導，是極大的重視。我們希望你們能繼續努力，為本報的報導工作，貢獻更大的力量。我們希望你們能繼續努力，為本報的報導工作，貢獻更大的力量。

## 學習抗日戰爭兩條路線時 聯系本區情況 研究全國性問題

【本報訊】本市各界，自七月一日起，開始了學習抗日戰爭兩條路線的運動。在學習過程中，應聯系本區情況，研究全國性問題。

【本報訊】本市各界，自七月一日起，開始了學習抗日戰爭兩條路線的運動。在學習過程中，應聯系本區情況，研究全國性問題。

【本報訊】本市各界，自七月一日起，開始了學習抗日戰爭兩條路線的運動。在學習過程中，應聯系本區情況，研究全國性問題。

【本報訊】本市各界，自七月一日起，開始了學習抗日戰爭兩條路線的運動。在學習過程中，應聯系本區情況，研究全國性問題。

【本報訊】本市各界，自七月一日起，開始了學習抗日戰爭兩條路線的運動。在學習過程中，應聯系本區情況，研究全國性問題。

【本報訊】本市各界，自七月一日起，開始了學習抗日戰爭兩條路線的運動。在學習過程中，應聯系本區情況，研究全國性問題。

力量預防明年的災荒，盡力補償今年夏季所已造成的損失，以期積蓄力量，準備反攻。我們必須研究下列問題：(一)關於糧食問題。自最近各地下大雨，各地糧食，均有不同程度的損失。我們必須研究下列問題：(一)關於糧食問題。自最近各地下大雨，各地糧食，均有不同程度的損失。我們必須研究下列問題：(一)關於糧食問題。自最近各地下大雨，各地糧食，均有不同程度的損失。

【本報訊】日前中央黨部，向各縣黨部，分發了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，其中第五點，為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，其中第五點，為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，其中第五點，為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，其中第五點，為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。

【本報訊】日前中央黨部，向各縣黨部，分發了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，其中第五點，為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，其中第五點，為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，其中第五點，為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，其中第五點，為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。

【本報訊】日前中央黨部，向各縣黨部，分發了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，其中第五點，為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，其中第五點，為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，其中第五點，為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，其中第五點，為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。

【本報訊】日前中央黨部，向各縣黨部，分發了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，其中第五點，為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，其中第五點，為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，其中第五點，為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，其中第五點，為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。

【本報訊】日前中央黨部，向各縣黨部，分發了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，其中第五點，為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，其中第五點，為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，其中第五點，為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，其中第五點，為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。

【本報訊】日前中央黨部，向各縣黨部，分發了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，其中第五點，為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，其中第五點，為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，其中第五點，為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，其中第五點，為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。

【本報訊】日前中央黨部，向各縣黨部，分發了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，其中第五點，為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，其中第五點，為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，其中第五點，為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，其中第五點，為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。

【本報訊】日前中央黨部，向各縣黨部，分發了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，其中第五點，為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，其中第五點，為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，其中第五點，為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，其中第五點，為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。

【本報訊】日前中央黨部，向各縣黨部，分發了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，其中第五點，為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，其中第五點，為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，其中第五點，為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，其中第五點，為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。

【本報訊】日前中央黨部，向各縣黨部，分發了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，其中第五點，為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，其中第五點，為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，其中第五點，為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，其中第五點，為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。

【本報訊】日前中央黨部，向各縣黨部，分發了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，其中第五點，為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，其中第五點，為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，其中第五點，為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，其中第五點，為「各縣黨部工作指示」。







推類

對蔣英傑提出中國黨禁義務。李泰初染疫及不治，多少百萬元之數。

會議，以後咱  
再怕誰反動了！  
『誰要反對  
誰呀！』  
趕緊，抗日！  
我當過區民衆  
會專門打抗日  
要咱們老百姓  
咱們老百姓日  
府，只會讓這  
，難道管你死  
上的旱地和  
好地水地，  
窮人就能吃  
窮人，公糧分  
平：前年荒年  
還咱們掉錢  
今年政府看到  
咱們防旱備  
好！延安要  
，中區農民  
不知道怎樣  
把咱村生產  
，我劉鐵樹

才說：「你們甚麼時候來的？」快進餐，快進餐！」我們看了好一晌了。……一面說着，一面他們就桌上了一盞，換了盞子，往走了進來。我從頭裏就臉上抹了一車，才笑着說：

河南  
如今時勢大改觀，  
河北河南（社）兩個天，  
河北窮人翻了身，  
河南窮人入地獄。

世事，舉權收家子，過一天算一天！  
 修橋補地方，國民黨便衣隊也在那裏巡邏。凡是  
 工地上，要一天頂一工；晚上要了，白天歸營也頂一  
 工。人民在這種情況下，想死不得死；要活不得活。  
 下游一帶民衆，是一團對彭彭口裏說出來。

奇

## 類推

不是沒有預見，這些醜態勾當，在報上不止一次地揭露得滴滴響。不是沒有動容，「大膽當前，後無顧忌」的人民軍隊，反對自己同袍，這是犯了滔天大罪。真的要打的話，那就無異於弄一把燒原的火。」（新華社延安三日電。）

這一類的忠言，幾年來也向國民黨反動派重覆了多次了。玩弄這樣的火火，玩弄全國人民的怒火，這是要使你自己澈底、乾淨、全部被燒毀了的。滿清皇帝被燒毀了，從袁世凱起，民國以來一切妄想專制獨裁反對人民的要求，罪惡縱不斷地被燒毀了。

現在更有空前覺悟的人民，有了自己的軍隊，有全世界反法西斯的人民的大力幫助，火力不知旺幾多倍，要達到這裏面來打戰，究竟比吃人還更會令他們陣亡傷亡呢？

## 奇思

是呀，世界上沒有這種毒藥，我們從另外一件事情裏，可以找到牠們的例子。

民而又不放過了人民的怒火的滔天罪行。然而人民的怒火暫時雖然沒有来得及提到他，因為他還有同樣的兩項神祕：一、搬到西半球去；二、丟掉中國領土。

原來反人民的反動派還可以這樣發一發，還在社會被人們忽視了的一因爲他們天天口頭上呼着「國家至上」和「民族至上」，別人就會注意不到實際上還有一個「國家至上」和「民族至上」，而他們的舉動實行說已在實行的乃是「西半球至上」、「通美利加至上」。

反動派這樣想：滔天罪行之所以未被截斷，只因爲身爲中國人而反對中國人民，我早曉得現在就捨身一變而成爲洋鬼子，你們就把我莫可奈何了。從前人說，「拚革命不要，皇帝娘兒可以拉來睡覺」，現在却有了新的格言了：「拚奮鬥精神不要，人民頭上可以橫行霸道！」啊，豈不盛哉！妙哉！

露齒而笑的反動派現在和李泰初自然還有些不同，首先他們沒的有搬到目前半球去，「國家至上」「民族至上」的口號也還繼續在叫，所以也還沒有公然重演得洋洋得意。然而，並不是說他們沒有實行李泰初的格言，相反了，他們正是做得更加巧妙了。李泰初竟把小人物，要親自卑躬屈節跑到西半球去才請得美國總統夫人。

現在於動進攻攻擊區人民的反動派，卻能做到不用自己勞動，而使四半球的大使飛來，因此就用不着到奉盛城去請求入籍，只要把中國的土地割給以老爺之流「化」一下，就可以使自己自然而然地有點像美國大人了，於是當然就可以在滿洲的土地上，也可以放心大大殺中國人民了。

但是，反動派老爺們的如意想法是太片福了。中國人民對中國人民，固然豈肯大躍行，外國人壓迫中國人民而又不放過了人民的怒火的滔天罪行。然而人民的怒火暫時雖然沒有来得及提到他，因為他還有同樣的兩項神祕：一、搬到西半球去；二、丟掉中國領土。

# 目錄

那怎樣辦呢？  
開了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的力量，更統一起來，更團結政府成立，爭取敵人的心血來潮擁護的。就好像有個村長，要開，工作就辦得不好，他改組，這個好的民主村政府不成立，抗戰就不能

賈占元：我也舉個例吧，聯合政府就好比咱們互助組種地，只要大家一齊努力，不存私心，地就能種好。聯合政府也就是全國各黨各派都不存私心，大家講民主，來幹些百姓辦事，抗日的的事情就能作好了。國民黨就是私心太大，只代表他少數人的利益，咱們當然就不能給全中國老百姓辦事。

賈占保：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快要開會了，我有個意見，就是要和國民黨反動派脫股脫離，問問咱老百姓的東西，不打仗，這着良心沒有？

賈文慶：抗戰就和咱一家子過日子一樣，當家人不好，就沒有辦法，我擁護人民代表會議。將來由各黨各派聯合起來，成立聯合政府，我也擁護，咱們有民主，盟個好當家人，抗戰就很快就勝利了。

賈淑君：在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統治下，誰咱咱老百姓當人，就拿村政權來說，那有咱們的份兒。保長、死長，橫行不法，誰敢說個「不」字。現在有了八路軍，保護咱們的百姓，使咱們也敢在大樹上面說話了，毛主席說我們成了人，領

導着咱們開人民代表會議，他們的力量更大了！不！我們同意賈說的話，咱們的學頭就對付。祖萬里：我有實話，能惹國民黨動武，咱的兵，他們就是教我的輩兒。今天毛主席代表會議，這真是挺大的心思了。

賈興德：從前的政府咱們老百姓，要東西活，拿咱村來說，小河沿水地，一樣納糧都是有人種的。這問題了。現在政府照照等計算，這真多麼公。政府也悲憫咱，榮，大家沒有乾死。天無一旱，又立刻開荒，這還不是民主政府。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，保了，我不會說話，護才好。我想努力的荒開種好好的，算

議的誰話了。

（新華社太行

是那個個老鬼？」

「我仔細地看了着個們。」

「他們都穿綠布藍布棉襖，羊毛腰帶，頭上加了一塊發黃的白布包頭，的臉孔卻很發紫，鬍子上的抹着『唐白霜』，左眼梢上，那個傷疤却特別紅。」

「另一個，套了件牛皮短襖，因為年紀大，背已經有點兒，他的鼻子，已經凍得發了黑，大概鬍子多的緣故，幾乎滿臉都是白霜。他們進來後，把槍放在土炕上，便悶着氣暖手，沈默地圍在門旁遊，望着區主任出去打洗臉水。」

「冷得還飽哩！」他們看見區主任拿了一盤饅頭來，便這樣說。

「可是，」區主任說：「你們走得早呀，天麻涼就走了罷！來烤烤火。」

「唔！他們圍着，燒到火盆裏去，抹着鬍子上在消消的氣。年老的兩個，在門旁圍着，吸煙袋。

「『可把人家燒死了！』於是，他點起火過來烤火，順手拿起是烟筒來抽煙，吸了兩口後，才細聲着跟區主任說：『區主任！我帶來個那的便衣隊。阿爾你開那的。這狗人的，夜暗搶了新兵他也有份。』

「『叫個誰？』區主任說。

「『就是那個俄八道。』

「『對！我問問他。』

臘月廿七日，老鬼們都忙癩過年。區政府也正忙着辦糧。後晌，三班的巡邏員跑來，給了區主任一封信，他看完信，就走了出去。一會兒，我聽見他在院子外面對那兩個便衣隊員說：

「『你到連部去一下，叫他們派一班人跟你去，今晚住在李家莊吧。那些惡鬼要來，就靠他狗人的。』」

天下

離東堤地，邊區和國民黨區，僅有三尺水深小河之隔。生活在那裏的農民，親自體驗到兩種不同的味道：這邊是天堂；那邊是地獄。

交口河畔，一位農民饑寒的農民，在國民黨區的過去時談，八路軍剛到這裏，他還是從國民黨區搬過來的難民。那時，吃的糧食全部困難，替人家搬工，割的牛馬生活；租種人家一頃五十畝地，生產下的極大部份被地主牽走了。國民黨一舉，邊區的政府實行丁二五減租，於是又從地主手裏收回了許多租子。光景越發美啦！這一頃五十畝山前地漸漸的成為自己的了。近幾年來，由於政府更多的補助，已變成二畝半，三條田，三十三畝半了。年時打了二十五石糧，吃吃一年半。公家只徵七斗，四千光鹽費金。他常常誇耀的說：『咱光景好，全靠政府來領惠，永遠忘不了八路軍。』在這兒，帶著富裕和愉快心情的農民們，在進行着很自然的生產的競賽：張家的地種得好，張家的婆沒行車。二爸老劉底底去的揮鋤……當個勞動英雄，走回延安，見毛主席去。

在邊區的道上，鐵油油的麥地裏，相互在鑿工動草；騎牛牠們休息在柳樹下，三三兩兩在一搭就會使你聽到快樂的歌聲：

邊區爲什麼這樣好，這就是咱毛主席好領導，老百姓加緊來呼喚草，

昔日秦哈魯，今日有老舊，老舊不得已，秦哈魯不得。除了勞役負租外，從正月到四月又有另外的驚人的負擔。什麼造襖費、服裝費、選舉費、偵校費、招待費、壯丁費、牌照費、電機費等數不完的和稅。一個佃農馬福興，四個月中被征了四元銀，送到平涼得斗腳費就要七百四十元，款子豆子各斤半，小麥九升，各糧捐費達一千多元，藥草四百多斤。其他供清臨軍，零碎捐稅不知其數。因此，當炎熱的夏天，不少農民還穿布棉襖。有些貧賤過着官清教體虛的生活。

鎮公所的人一到家間，不是要錢就是要款。老百姓見了他們看似小鬼見大王，他們說：

鄉丁臨門，  
驚飛狗上牆。  
槐酒燈子有細腿，  
臨定還得幾百光。

X X X X X X X X X X

一說二說三轉彎，  
能招借還還還了。  
沒有的窮漢見國王。

老百姓竭盡最後的力量來負這。但國民黨軍隊和便衣隊常以「投誠紅區」或叫「奸區」有來往，種種藉口來搶劫勒索人民財產。手裏拿幾尺布，一斤棉花如上的「奸商偷稅」的罪名，便遣你附帶財。一個去探親的老婆婆，帶了三百元另用費也被搜索一空。

某天，一個老百姓買了五尺布回家，卻被國民黨

三三三社

雷江

「重要合衆社廿一日電」大公报載：外交部吳  
次長謂：近接到美國的高級官吏李泰初已入籍爲  
美國公民。李泰初案引起了全國的注意。在昨日  
閉幕時，本屆政委會曾發生層次的質問。當時  
質問及爲何要讓李泰初出國護照時，吳次長乃發  
現並未會後給此種護照。直前兩個月前該處其官  
辦的中國茶葉公司總經理之職時，他還掌管着

二

雷汀

一樣，輕聲地談論着什麼，別人是聽不明白的。但過了一個年頭比較大聲地說：『不想活不成呀！』區主任：我們那鄉的人活不成呀！』挖着是區主任的惡習：

『對！我知道，硬來可也不合問題的，你們先回！』

沉默了好一會，聽得見烟筒裏的烟絲在喀喀地叫。然後他們出來了，今天

另外地區主任沒有出來送他們，相反，等他們一路出客阿，區主任就喊他們

去，也不一樣的。要送到人民廳火房焚燒。火酒是不認誰。火煙要燒毀國內封建的專制主義反動派，也毀壞變外來的帝國主義，日本帝國主義就是一個榜樣。換了國籍，只不過由封建反動派變爲帝國主義，而且事實上恰恰是對建反動派加上帝國主義，滔天大罪已經成了雙重的。不洗心革面，要逃過人民的最後搭欄嗎？呵！太妄想了！



# 涉縣李開勳互助組

## 座談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的經驗

時間：六月廿九日假飯樓  
地點：涉縣龍峪村

出席人：互助組長李開勳（何文彩）、組員賈書禮（賈慶）、賈書（木匠）、賈文出（富農）、賈元（中農）、陳貴明（貧農）、文彩（知識份子）、潘吉祿（中農）、程思元（中農）、賈文景（村長）、程萬里（農會主任）、賈興元（生藥主任）、王木棟（村工作員）、張永（社村工作員）

主席：李開勳 記錄：田永

李開勳：延安看看就要開咱老百姓的代表會議了，還是咱們自己的，咱們來談談自己的意見。我據毛主席的主張，開辦了區人民代表會議。拿我來說，對區人民代表會議，我就有意見。抗戰前，咱受他的壓迫，氣都憋不過來。租子重，要他的自由咱沒有，我聽他，重了才能打勝官司，咱沒有錢，就受罪了。只有在成立了抗日政府後，我才慢慢的翻轉身，這是民主給我的。不實行民主，莊稼人家不能在人家面前談話。蔣介石一黨專政，實行法西斯，這和我們是死對頭，我們人民代表會議了，打日本也會很快，蔣介石和了，誰要反對，我們的學頭對他就會不客氣！

賈文出：我常常聽工作員罵「潮流潮流」，我猜想是順水流的意思吧！蔣介石是不順潮流滾動的，現在全中國老百姓都要求實行民主，他一個人個個要學前朝，想他個廷，不隨着大家走，真沒出息！

賈文彩：蔣介石不民主，又不努力抗戰，誰抗戰，他還要打誰，給日本做好事，給咱老百姓造了好多苦惱，這樣的「國民政府」，不是咱們自己的政府，不給咱們謀利益，咱們要他有什麼用呢？我還有個問題，我們要求成立聯合政府，國民黨反對派不但不講，還要和我們打內戰。

賈書禮：咱實話講，咱咱不講，咱咱快行了。我是拿的比咱村上說，不民主，我們就要把這長。聯合政府有利！

李開勳：咱們打內戰，青年人生產廢除多少次廢除，王文棟，比作政府，因為咱咱主的，即國民黨的，因為咱們以搞他。

浴，就着火燒起來。

區主任洗完浴，我也就拿着肥皂到廚房去，洗了臉，刷了洗開水，把老陳爛了白風爛，但等我回來的時候，却看見區主任已經逃到他兩人走了。

他回到密洞裏，同情地嘆了口氣說：『友區的老百姓真可憐，受了人家欺騙，連說話苦苦的地方也沒有。他在密洞裏受了一轉，才坐到長凳上，喘着大氣，機說：『人到了這裏，是最難受的！』老雷，這兩個老鄉，今天來這裏避訴苦。』

夜裏，牛新莊又給那些狗人咬了一頓，把那個牛家漢的大閘人也給弄走了，急得老雷口也說我活的。

他用手揩了把水，在桌上對他說：『老雷！這外道是一回事。咱這個縣，就拿這條河和人家家的。

——不來可不要過去呀！』

然後他走進來，笑着對我說：『有一百來號人，這些鄉巴又逃來咱日鬼了，今晚就有好看的呢！』

那天晚上，我躺下後，區主任才從遠處回來。他取了十幾排手榴彈，放在炕沿上，又取了一支槍，壓上了排子彈，躺在我的身邊，對我說：

『今晚睡些，有什麼事亦用不着擔。』

然後，他也取了支槍放在他睡的地方，才脫了衣服睡覺，熄了燈，他又說了一句：

『今晚，咱就在這密洞裏和十幾個狗人的頂了好一晚上。』

我望了望黑漆漆的窗，望着外面呼呼的風，覺得有些悶。

第二天一早，三區的游擊隊員就來咱日鬼了，區主任就報告給區主任了。『夜裏睡入的來了！』

「毛澤東！」一個老漢用沉重口氣在答覆自己。『有了毛主席大掌印，咱們光景纔變啦！』

在國民黨區，國民黨從今年正月開抽了八百多民工，在桑樹坪一帶，修好幾個八畝大的鋼樓；玻璃內挖窗，御窗，直到現在還未修好。這些民工多半是貧苦農民；他們的老婆、娃娃、老爹、老媽，便只好餓着肚子。

國民黨區隊長王隊長等，勾結地痞流氓，到處設法賭博，榨取老百姓的油水。不少人們，天天跑到賭場去裏日，日及夜算草雞頭，致使有些地方土地無見耕種，影響農時致發生。那裏農民們嘆息着：『這裏不叫數目。』

「這是咱們那鄉的人口數目。」楊交一張給區主任：『這是自衛隊的人數花名冊，這是咱們自家鄉出來的長；這是咱們鄉出今年的兵；這照你們徵糧的規矩，應該交這些公糧！』

區主任捧着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等等他完後，才把紙往桌子上一放，大聲地說：『誰叫你們這樣搞的？誰叫……』

但那個老漢却只發了一聲：『區主任呢？』我說：『怎麼？看楊鄉長樣兒。』

「夜晚，人家那些個入的把酒肉上，靠交河河漲過四十來戶人家，便教了門牌，編過去去了。」他漲紅着脸口吃地說。

他不等他說完，就拉着我到政府裏去找區主任，區主任正臥在板上咬着旱烟筒，縣長在問教員助訓員拿啥看什麼，弄得兩個老漢子粗的。

駐軍某營搶走。他跑到營部要求取回。最後給他以「軍紀重來」的罪名，當場挨了一頓打，處罰了若干元才算了事。因此，他再也忍耐不住，罵道：「惡食的是土匪！」河北是天堂，河南有幾個個人地獄。」

紅國好比一朵花，  
越開越好人愛他，  
白匪好比一個瓜，  
割破野豬豺狼亂糟糟，  
(註：河北河南指交口河以北以南。)

一九四五，五，二五。

明發與學科

美國飛彈

在去年六月德國使用飛彈之後，美國軍事科學家就開始研究，到今年一月間，他們試驗成功了一種美國式的飛彈。這種飛彈的名字叫做「流浪者」(Rogue Dog)。它的飛行速率比德國飛彈快，每小時二五〇英里，飛行高度可升至三萬五千呎至三萬五千呎，從日本出發，氣球起初途中由於引擎損壞而滑翔，降落至二萬五千呎高度，此時控制發動機，以試

### 涉縣李開勳互助組

座談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的紀錄

時間：六月廿九日假飯樓  
地點：涉源莊密村  
出席人：支聯統李季開勛（何  
組員曹世清（資農）、曹書  
（木匠）、賀文出（富農）、賀  
（中農）、陳貴朝（貧農）、  
文彩（知識份子）、潘吉龍（中  
）、程思元（中農）、賀文景（  
密村長）、程萬里（農會主任）、  
賀興昆（生協主任）、王木棟（  
村工作員）、開示（社村工作員  
主席：李開勛 記錄：田禾  
李開勛：延安看看就要開咱老百姓  
的代表會了，這是咱們自己的  
咱們來談談自己的意見。我搖  
毛主席的主張，開解放區人民代  
表的會。咱我支持，對國民黨反動  
，我就有意見。抗戰前，咱受他  
的壓迫，氣都喘不過來。租子重  
壓的咱自由都沒有，我聽他，有  
才能打勝官司，咱沒有錢，就受

浴，就着火燒起來。

區主任洗完浴，我也就拿着肥皂到廚房去，洗了臉，刷了洗開水，把老陳爛了白風爛，但等我回來的時候，却看見區主任已經逃到他兩人走了。

他回到密洞裏，同情地嘆了口氣說：『友區的老百姓真可憐，受了人家欺騙，連說話苦苦的地方也沒有。他在密洞裏受了一轉，才坐到長凳上，喘着大氣，機說：『人到了這裏，是最難受的！』老雷，這兩個老鄉，今天來這裏避訴苦。』

夜裏，牛新莊又給那些狗人咬了一頓，把那個牛家漢的大閘人也給弄走了，急得老雷口也說我活的。

他用手揩了把水，在桌上對他說：『老雷！這外道是一回事。咱這個縣，就拿這條河和人家家的。

——不來可不要過去呀！』

然後他走進來，笑着對我說：『有一百來號人，這些鄉巴又逃來咱日鬼了，今晚就有好看的呢！』

那天晚上，我躺下後，區主任才從遠處回來。他取了十幾排手榴彈，放在炕沿上，又取了一支槍，壓上了排子彈，躺在我的身邊，對我說：

『今晚睡些，有什麼事亦用不着擔。』

然後，他也取了支槍放在他睡的地方，才脫了衣服睡覺，熄了燈，他又說了一句：

『今晚，咱就在這密洞裏和十幾個狗人的頂了好一晚上。』

我望了望黑漆漆的窗，望着外面呼呼的風，覺得有些悶。

第二天一早，三區的游擊隊員就來咱日鬼了，區主任就報告給區主任了。『夜裏睡入的來了！』

「毛澤東！」一個老漢用沉重口氣在答覆自己。『有了毛主席大掌印，咱們光景纔變啦！』

在國民黨區，國民黨從今年正月開抽了八百多民工，在桑樹坪一帶，修好幾個八畝大的鋼樓；玻璃內挖窗，御寒，直到現在還未修好。這些民工多半是貧苦農民；他們的老婆、娃娃、老爹、老媽，便只好餓着肚子。

國民黨區隊長王隊長等，勾結地痞流氓，到處設法賭博，榨取老百姓的油水。不少人們，天天跑到賭場去裏，日及夜算着錢帳，致使有些地方土地無以耕種，影響農時致發生。那裏農民們嘆息着：『這裏不叫數目。』

「這是咱們那鄉的人口數目。」楊交一張給區主任：『這是自衛隊的人數花名冊，這是咱們自家鄉出來的長；這是咱們鄉出今年的兵額，照你們徵兵的規矩，應該交這些公糧！』

區主任捧着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等等交完後，才把紙往桌子上一放，大聲地說：『誰叫你們這樣搞的？誰叫……』

但那個老漢却只發了一聲：

「區主任呢？」我說：『怎麼？看外邊樣樣。』

「夜晚，人家那些個入的把槍向上，靠交河河邊過的那十里戶家，便教了門牌，編過去去了。」他漲紅着脸口吃地說。

他不等他說完，就拉着我到政府裏去找區主任，區主任正臥在板上咬着旱烟筒，縣長在問教員助訓員拿啥看什麼，弄得兩個紅頭子粗的。

駐軍某營搶走。他跑到營部要求取回。最後給他以「軍紀重來」的罪名，當場挨了一頓打，處罰了若干元才算了事。因此，他再也忍耐不住，罵道：「惡食的是土匪！」河北是天堂，河南有幾個個人地獄。」

紅國好比一朵花，  
越開越好人愛他，  
白匪好比一個瓜，  
割破野豬豺狼亂糟糟，  
(註：河北河南指交口河以北以南。)

一九四五，五，二五。

明發與學科

美國飛彈

在去年六月德國使用飛彈之後，美國軍事科學家就開始研究，到今年一月間，他們試驗成功了一種美國式的飛彈。這種飛彈的名字叫做「流浪者」(Rogue Dog)。它的飛行速率比德國飛彈快，每小時二五〇英里，飛行高度可升至三萬五千呎至三萬五千呎，從日本出發，氣球起初途中由於引擎損壞而滑翔，降落至二萬五千呎高度，此時控制發動機，以試

下天個雨

如字時勢改變，  
河北河南（註）兩個天，  
河北窮人翻了身，  
河南窮人入地獄。  
——國民黨區民語。

離東起地，邊區和國民黨區，僅有三尺水深小河之隔。生活在那裏的農民們，親自體驗到兩種不同的味道：這邊是天堂；那邊是地獄。

交口河旁，一位遊蕩性懶的農民，在回憶舊日的舊時時說，八路軍剛到綏遠，他還是從綏國城關過邊來釣鯉魚。那時，吃的喝的全都隨便；替人家擺工，騎個牛馬生活；租種人家一頃五十畝山，生產下的很大低份錢還主牽走丁。民國卅一年，邊區的政府實行了二五減租，並指定從地主手裏收回丁許多租子。光景就變美啦！山裏地漸漸的成爲自己的了。近幾年，三

世軍，蒙漢救家子過一天算一天！  
——修綏地方，國民黨區民語也。凡是娶婦時，要一天頂一工；晚上要了，白天給當頭一工。人民在這種情況下，想死不得死；要活不得活。下面一首民謠，是一個周老漢口裏說出來的：

昔日柴枯，  
菜將不得長，  
今日有老將，  
家將紛紛短，  
老將不得長。

除了勞役負擔外，從正月到四月又有另外的嚇人的負擔。什麼造襪費、服裝費、選舉費、植秧費、招待費、壯丁費、牌照費、電燈費、小兒的捐和招一個個馬福興，四個月中共丁四角銀，達到平涼每斗脚費就要七百四十元，缺子豆子斤斤，小麥九升，各種捐費達一千多元，黎黎四百多斤。其他供治陸軍零碎給補。有些家庭過着苦着難堪的生活。

鎮公所的人一到寒間，不是要錢就是要款。老百姓見了他們看似小鬼見天王，他們說：

東 如

了。年呀打了一五五糧，够吃一年半。公  
斗糧，四千兌糧貸金。他常常誇耀的說：「  
今縣政府來領糧，永遠忘不了八路軍。」  
帶着吳荷和愉快心情的農民們，在進行着  
生產的鼓鑼；浪家的招捐得好，浪家的發  
「爸爸到底拿的排場！」當例勞向英雄，走  
見毛主席去！

的題上，綠油油的麥地裏，相互在護工鋤草  
們們休息在柳樹下，三三兩兩在一搭會使你  
的歡聲：「什麼道樣好，  
毛主席好領導，  
加緊來呀鋤草，  
來去不

鵝飛到上牆。  
鵝鴨圈子有細繩，  
隨走逗得幾百尤。  
一說二罵三鞭桿，  
能招招借還還了。  
沒有的鄉漢見國王。  
老百姓頭盔最後的力量來負這，但國民黨軍隊和便  
水陸常以「投除紅區」或與「奸區」有來往，種種藉  
口來搶劫勒索人民財產。手裏拿幾尺布，一斤棉花加  
上住「奸區偷運」的罪名，便邀你的陪財。一個去探  
親的老婆婆，帶了三百元另費用費也被搶一空。  
某天，一個老百姓買了五疋布回家，被敵被國民黨

## (註)

比一頭花，  
比一個瓜，  
比一個人，  
豬打狼亂竄，  
：河北河南指交口河以北以南。）  
一九四五，五，二五。

美國的飛彈

在去年六月德國使用飛彈之後，美國軍事科學家就開始研究，到今年一月間，他們試驗成功了一種美國式的飛彈。這種飛彈的名字叫做「流浪者」(Junkie Doodle)。它的飛行速率比德寇飛彈高，德國飛彈通常每小時二十五〇至二千五百呎至三千三百五十呎，從日本出發，氣球起初可升到三萬五千呎高度，途中由於摩擦損耗而漸漸降落至一二千五百呎高度，此時被制導裝置感應，發出一個沙漏形的聲音，以試



赫爾利們的把戲

門扉放下來。我從窗口看出去，范進走在最前面，已經跨出了院子。但那兩個老舅走到院子門口便停下來，那個穿着一件藍布破襖的還圍圍身衣，拿了看區主任的盛湯，他大約有三十來歲，但滿臉却已佈滿了皺紋，左眉梢上還有個銅錢大的傷疤。好個要命，有淚水在顴肉上，眼邊還有什麼話要對區主任說呢？但卻給另一個套着老牛皮大衣比較年老些的阻止了。

「走，咱回，人家區主任講的可也是實話。」他鼓着，把臂往肩上添了。

「對！咱自己爭道口氣，鬥！他一面說，一面

我在他對面的那張破太師椅上坐下來，翻了翻那份叨寫的自衛軍報告。半晌，煙捲了烟灰，把銅鍋往桌上一丟，坐在長椅上，然後對少說：

「你看，老雷！這號事可不好搞呢！」

我望着他的黑黑臉，沒有說話。

「這兩個老哥是友區的人，來了也够十來圓了。今年年上就來過，要咱們去

赫爾利們的把戲

華君武作

繼他們，裏咕也是了足鈔斤把了吧！」他嘆了一口氣，然後又說：「友風的老百姓也實在熬煎得够苦了。」

我說：「有多少人呢？」

他拿起銅鑼敲了幾下，炭火說：「二百零戶，一千來人口。這兩個是他們推出來的代表，一次再次來要求，只要咱們擇別議，出個主張，這一千來號人就歸咱三區了。」

沉默了一會，他像自言自語的慢慢說：「我是管那丁那老八蛋的歌歌的，傷社會裏我還是睡在人家被板底下換氣；革命以後，才算是換個人一樣。」

我聽了，覺得這話，真是耐聽走路。」

我：「我沿着這些燈籠們還在受那些暗潮暗造，心裏很不好受的很，但又沒啥辦法。」

他說：「我雖然同過兩來望，我工作是最難搞的，這工作一安頓妥貼，就歸了八十斤。」

這時候，門簾一掀，進來一個游擊隊員，掛給區主任一張四方塊的麻紙。他看了看，便站起來把銅鑼往腰裏一插說：「老百姓們些暗潮又來胡騷情了。」

然後，他提了他的那支步槍，挺挺腰，踏著有力的步子，和游擊隊員出去。

我突然想起，有一次，區主任曾告訴，地紅的那一天，老劉到了他的莊上，他提著把槍去參加的傳步軍，不正是同他今天提着步軍緊決地走出去一樣嗎？」

當我走出院子時候，十幾個背著槍的人已經離開運部，走在大路上去了。

二

晚上，睡得過了一些，第二天太陽晒上了窗棂才醒來。區主任也正在套那條破棉褲。

當我才把棉衣穿上，區主任却已經開了門，兩把門簾一掀，他像發現了什麼似的舉了一朵，棉衣

農品占實發胡、(註)

姓專護後派劉、錢

方，河這邊就是嶺南。又口河到三，三打丁個大灣，就在這灣上頭，東四十來里和人隔條大路，那裏咱們去的二百來戶人家，就在荷的邊上。四○年前，那些老受過四的好處，那時候不知月果的，把他們給分出來了。現在，這地方有點不管的樣子，咱們管不攔，友區的那些狗人的不攔管，那些土匪隊伍就三天兩日往來日果這一邊。老百姓嚇！

他停下來，一會兒才聲傳進子裏，一會兒，門裏一響，走進來那個高個子游擊隊員老高，他穿著一件洗了黑毛衣，養著一付因為太老而扣不住鈕子的破棉襖，褲子還是子的破褲子，褲子還是子的破褲子。

「友區的老百姓！」  
「是那嗎！摸不着他們那裏的快槍，現在那些受正在荷呢！」  
正在這時候，吵吵鬧鬧進來了四個人，中頭有個說常常來求實政府去收編他們的友老高，還有兩個人提著一箇手木牌牌。他們進來後，就對主主任說：

「這是嶺南二百來戶人家的門牌，都住入的腳下來了，交給你，接你們的門牌。」  
「道……區主任應起了個頭。」  
但沒有就完，那兩個老高，每人又掏出幾串高了串的銀來。

「夜曉咱們打了狗官的，把保長也捉走了，那狗可不是不要咱們的了。咱們老百姓可是認得我狗官的人，不能客客氣氣的不管呀！」

說完，便扭身走出去，走到院門口，一個老婦人過頭來遠遠地對區主任說：

「區主任！門牌咱們自己會修，公糧還到縣了，你回頭看咱們一下。」

區主任看他們出去後，弄得不知該怎麼辦好。他回頭看了我一眼，便幫同周連鄉走到區政府裏去了。

他出去了一會兒，二鄉的鄉長陳之光跑得滿頭冒汗，氣喘喘地進來，糊塗地說：

「區區！區主任又瞪起眼了。」

「誰個？」區主任又瞪了眼。

「說呀說呀。」鄉長說。

我看見區主任瞪了一陣，咬了咬下嘴唇，然後很平靜地對區長說：

「你派兩個人把咱們的牌給勾銷給送去。」

然後，又對教育助理員說：

「你給寫封信，說我明天到縣去看一看。」

於是，區主任和區長一同到連鄉鄉路上打馬講去了。

一九四五、七、十一日完稿  
註：即韓發貴記

土而然被炸彈擊中。據聞英國海軍部在聯合公報裏還發出消息，在公戰最遲後發命中，雷軍曾使用這顆飛魚雷去轟擊德艦，敵人的岸炮也因而被摧毀，使潛艇毫無損傷的逃脫了。

大提督：據最近與英兵士斷定六號艦船現與飛魚雷。

日寇的紙彈

在學國製造飛機的時候，日寇製造了一種紙彈。今年五月間日寇曾用這種紙彈攻擊上海。

這種紙彈，實際上也是一種帶有炸藥的紙飛機。紙球內有炸藥，紙飛機一經投下，即落在附近的地點，直落傷人九死。球內裝着炸藥，並設有兩個自衛機關，第一個機關是氣壓式，當飛機的高度降到可

氣球上升至一定的高度，便此不斷升降，沙袋不致墜落，一直可維持到氣球達目的地，第二個自衛裝置為止。第二個自衛裝置控制着炸藥，當飛機到達一定距離時，第一機關就自動投下一枚炸彈，氣球復又升起，然後又落下，落到二萬七千呎時，又放下另一枚炸彈；如此反覆操作，到炸彈放完時，便會自動降落，使敵人的飛機及氣球都落到地面時，已不是完整的東西了。

這種氣球的構造極其簡單，由一百廿十呎高，至一百廿十呎小，由自動自降裝置，以風向指示器，當飛機到目的地時，常當形勢不利時，即在空中爆炸。